

李朝實錄 第三十二冊

鼎足山本 光海君日記 第一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三十二冊奧付

昭和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豐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32
KWANGHAE-GUN ILGI (Fair copy)
I (1608~1614)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62

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第一)目錄

卷一	戊申卽位年	(西曆) (一六〇八)	二月戊午朔	一
卷二			三月戊子朔	二
卷三			四月丁巳朔	三
卷四			五月丙戌朔	四
卷五			六月丙辰朔	五
卷六			七月乙酉朔	六
卷七			八月乙卯朔	七
卷八			九月乙酉朔	八
卷九			十月乙卯朔	九
卷十			十一月甲申朔	一〇
卷十一			十二月甲寅朔	一一
卷十二	己酉元年	(一六〇九)	正月甲申朔	一二
卷十三			二月癸丑朔	一三
卷十四			三月壬午朔	一四
卷十五			四月壬子朔	一五

卷十六	五月辛巳朔·····	一六
卷十七	六月庚戌朔·····	一五
卷十八	七月庚辰朔·····	一三
卷十九	八月己酉朔·····	一七
卷二十	九月己卯朔·····	一五
卷二十一	十月己酉朔·····	一〇〇
卷二十二	十一月戊寅朔·····	一〇七
卷二十三	十二月戊申朔·····	一三五
卷二十四	正月戊寅朔·····	一三三
庚戌二年		
卷二十五	二月丁未朔·····	一三一
卷二十六	三月丁丑朔·····	一四
卷二十七	閏三月丙午朔·····	一六一
卷二十八	四月丙子朔·····	一六九
卷二十九	五月乙巳朔·····	一七六
卷三十	六月甲戌朔·····	一八四
卷三十一	七月甲辰朔·····	一九〇
卷三十二	八月癸酉朔·····	二〇一

(一六一〇)

卷三十三	九月癸卯朔	三〇六
卷三十四	十月壬申朔	三一
卷三十五	十一月壬寅朔	三七
卷三十六	十二月壬申朔	三九
卷三十七	正月壬寅朔	四一
卷三十八	二月辛未朔	四四
卷三十九	三月辛丑朔	四八
卷四十	四月庚午朔	五〇
卷四十一	五月庚子朔	五二
卷四十二	六月己巳朔	五六
卷四十三	七月戊戌朔	五八
卷四十四	八月戊辰朔	六六
卷四十五	九月戊戌朔	七一
卷四十六	十月丁卯朔	七五
卷四十七	十一月丙申朔	八〇
卷四十八	十二月丙寅朔	八三
卷四十九	正月丙申朔	八八

辛亥三年

(一六二)

壬子四年

(一六一)

卷五十	二月丙寅朔	四十五
卷五十一	三月乙未朔	四〇
卷五十二	四月乙丑朔	四七
卷五十三	五月甲午朔	四二
卷五十四	六月甲子朔	四八
卷五十五	七月癸巳朔	四九
卷五十六	八月壬戌朔	五〇
卷五十七	九月壬辰朔	五三
卷五十八	十月辛酉朔	五二
卷五十九	十一月辛卯朔	五四
卷六十	閏十一月庚申朔	五五
卷六十一	十二月庚寅朔	五一
卷六十二	正月己未朔	五七
卷六十三	二月己丑朔	五九
卷六十四	三月己未朔	五三
卷六十五	四月己丑朔	五八
卷六十六	五月戊午朔	五九

(一六一三)

癸丑五年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甲寅六年

(二六一四)

六月戊子朔	六二
七月丁巳朔	六三
八月丙戌朔	六四
九月丙辰朔	六五
十月乙酉朔	六六
十一月乙卯朔	六七
十二月甲申朔	六八
正月甲寅朔	六九
二月癸未朔	七〇
三月癸丑朔	七一
四月癸未朔	七二
五月壬子朔	七三
六月壬午朔	七四
七月辛亥朔	七五
八月辛巳朔	七六
九月庚戌朔	七七
十月庚辰朔	七八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十一月己酉朔……………
十二月己卯朔……………
亥
亥

一九六三年 九月 廿 五日

光海君日記卷第

宣和壬子四十一年三十八年戊申二月朔戊午

韓青教中奇憾爲按理成時憲黨副修撰李士慶爲正言○司憲府政
上在興慶洞行宮○以金大來爲直學李時欽爲執義崔有源爲典
韓青教中奇憾爲按理成時憲黨副修撰李士慶爲正言○司憲府政
○李挺元等皆以見域坎邪之徒致生交亂傾陷之謀附會鄭仁弘誣
問陰謀之說以試合沙射影之計共受人指喚嫁禍士林之罪不可不
痛懲李挺元請命達實以明好惡心也鄭李愼前佐郎鄭都造俱以陰
被邪僻之人典李南輔李慶全結爲黨受鄭仁弘誣問擄捕之說遂
致其弟婿族表裏相應應奉李挺元輩繼上陰險之言以詆鬼域之謀
諸並命達實發落未及下○未時上進糯米飯粹患氣室危急○王
世子入○左承旨崔瀟右承旨李魯郁左副承旨李慶憲右副承旨李
德溫同副承旨柳希奮注書金時言假注書趙國賓檢閱朴海入差備
門內承旨柳夢寅進至○左議政許瑬右議政韓慶完平府院君
李元氣領中樞府事李德葵兼兼城府院君李恒福行判中樞府事尹承
熙亦有嚴行知中樞府事沈昌壽相繼入○藥房進薑汁竹瀝等藥
龍腦蘇合元開關○領議政柳永復進入○俄而有內傳呼曰大臣

光緒二十一年

○諸大臣皆入於是原任大臣及三公六部省史官皆入中門內以俟
○諸大臣辭曰古禮不絕於婦人 hands 請令內外皆安靜而候之○大
臣率侍衛許汝等八診上候已無可奈何諸大臣皆泣而出俄而
上薨○以內封道表下于賓廳前日未寧時所封書也諭世子曰變
同國事不可頻更而曠政者傳付於東宮以審諸事何如○內殿傳
曰國事不可頻更而曠政者傳付於東宮以審諸事何如○內殿傳
傳教至極國家之福 內殿傳曰寶典啟字並付於東宮平列有傳實
節次手回啟曰自 內權宜傳實不必有節次○王世子下令曰寶及
啟字傳付閣極之中尤為周極○以許瑄為提議使以內官崔若俊為
侍陵官以右尹具美剛為守陵官○大臣以寶及啟字傳付事達曰
內殿如是處置嗣位行禮前姑以達字達下宜當○內殿下表曰自
上違經年未甯已為備指該司疏竭不須強入衣次回啟曰該司疎
歸竭而以臣民仰戴之心敢不盡力乎○兩司達曰經年待葬用樂無
效况違實天之痛御醫等請拿推從之○弘文館達曰臣等謹按五禮
儀以宗親功臣中二品以上為守陵官員義則非功臣與禮文本意有
異故特恤文施行答曰問于大臣○吏曹以大臣憲達曰守陵官當以

光海君日記卷一

五禮儀所載功臣二品以上遷出而功臣或年老或有老親前例俾非功臣亦多遷出故以具義剛擬差矣今依三司議以功臣改擬矣○錦溪君朴東亮以字陵官入○已未 王世子在喪次○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尹承勳柳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頤韓應寅等啓于 大妃殿曰臣等考出先朝實錄 睿宗大王成化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時昇遐未時奉哀是日申時 成宗大王即位先朝故事如此今日奉臨後 王世子當行嗣位鄭少致政答曰當依此議之○大臣連曰臣等考出先朝實錄 睿宗大王成化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時奉遐未時奉哀是日申時 成宗大王即位先朝故事如此今日奉臨嗣位鄭次答曰罔極之中見違辭不見見之按實錄 睿宗昇遐儲位未遑故 貞嘉王后即日定策立 成宗當日事異時典輪崔有源庫同僚詣寬廳請議 成宗即位例行之蓋欲彰永慶謀克之迹而自以為功也○大臣又連曰自古帝王無不勉行此禮蓋以 宗社之重不可以罔極之情而有所獲已也群下之情莫不闕道伏願裁抑至情遂行大禮答曰時未欲變如是言之尤為罔極不得從之○大臣三連曰大位不可一日變壞輿情不可一向乖拒而臣等至再陳請未蒙准

11

許臣等不勝憂悶閣極之至伏願將念 宗社之重運奉應行之禮答
曰辭下之迫至於如此尤爲哀痛閣極○卽時沐浴內時裝○內殿降
遺教一封外面書曰遺教于柳韓朴徐申許韓諸公其 教曰不殺奉
位負罪臣民若陷淵谷今急得重病夫備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不
寐達聖賢之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見其成長以此耿耿
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挾持敢以此托之按柳
永廉韓慶寅朴堧朱徐渚申欽許義韓浚謙等皆王子嗣屬姻屬有此
遺教七世之禍實有此始○禮曹違曰今日嗣位則 中殿尊爲 王
大妃 世子嬪實自此始○禮曹有徽號册命而遺還中未及舉行只以
尊庶之意已入於教書中時論中外上號册命之事則書聞後爲之矣
且元孫當册封世子而大禮不可忽還焉之姑以下元子稱號隨後奉行
爲常諸大臣之意如此賊達答曰知道○大臣以下元子違請速出御
乃許 世子具冕服卽位於貞陵洞行宮西廡受群臣賀其詳見上○
庚時 王具冕服出就大辟拜位都承旨柳榮實左承旨崔瀛右承旨
李馨郁左副承旨李慶祐右副承旨李德溫同副承旨柳希魯記事官
金時亨李譽假注書趙國賓記事官朴海入侍 王在庭四拜後陞自

東宮受遺教遺教者曰子以昭德久至王基備嘗險難恆存疾時
奉命之是託屬大漸之惟集念爾仁孝之資繫我臣民之望國實有慶
子後何憂事東朝竭爾誠庶匪懈於夙夜竟同氣知予在周或問於始
終蓋筆換外之圖更重事大之禮斯為宗社之遠計豈但父子之深
情天惟顯思必能無負於朕命亦亦止此可休於此時體予至情
勉爾德 王少歌恭次出立殿上御座東通欄金漆地曰座 王
不應柳夢寅啟曰座 王曰情者周極不為座座不為情情不為座
座 王曰既座此殿上與座座不異矣惟不為座座可以少解周極之
心禮曹判書權快入啟曰大臣皆在門外座座後欲入侍矣 王曰日
向寡矣速為行禮李榮郁啟曰草情周迫願顧念 王曰既上此殿與
座座不異日已暮可速行禮權快以大臣言啟曰群情周迫恐不得成
禮大臣皆在門外以待座座矣 王曰 祖宗朝制知主有不為座座矣
日暮可速行禮李榮郁啟曰滿庭臣僚皆懷周迫故敢啟權快入啟曰
在庭臣僚皆望成禮而自上如是牢執周知所啟不得不違柳夢寅啟
曰自上情雖周極伏望顧念群情座座成禮弘文館副提學宋應洵等
啟曰自古帝王不為座座未有成禮群情周迫故敢啟 王曰列聖亦

光緒君日記卷一

三

有不為座座矣何必爭之速為行禮李榮郁啟曰願念群下之情柳永
慶入向啟曰欲有所建 王曰日暮速為行禮宋應洵又啟曰自古帝
王未有不御座矣 王曰于此殿與座座不異日已暮矣速行禮
柳永慶啟曰正始之初大禮將不得成形群情周迫 王曰先王有
不為座座予明知之不為座座大司憲朴永宗曰群情效元等啟曰
願速為座座 王曰不得勉從之意已諭于大臣柳永慶曰群情周迫
伏願勉從 王曰 祖宗朝有不為座座在庭老宰必有知之日已暮
速為行禮許頊啟曰不可為之事則大臣何敢如是啟之伏願勉從群
情 王曰當座而立可以成禮矣柳永慶又啟曰不可不勉從群情
王曰出而速為行禮柳永慶曰群情至為周迫伏願勉從 王曰群言
如是故勉從矣 王座座在庭諸臣皆高呼叩頭賀禮畢 王降自正
路還喪次初皆以次罷出殿中外大小臣僚皆著軍民人等書曰天篤
降災國有大威民實無棧子特時依痛皇皇如有求忠諫諫而相告惟
我 正倫立極威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大行大王學懸時敏性
本生知至誠事天而天寵既優一意恤民而民情胥悅荷 宗廟社稷
之佑垂四十二年肆中外臣民之心期億萬餘載不幸遭疾之斯殆尚

光緒君日記卷一

四

實勿藥而有瘳云胡一朝奄萬姓方呼天之問極蹙蹙陸其何心願
遺教若是丁寧而大位不可曠闕於二月初二日已未即位於貞陵洞
行宮西廡事 大行王王妃為王妃以順初氏為王妃故舊續結之日
肅肅作解之愚於戲遽大投報是誠固不在始有過教罪庶幾成典與
新○庚申 王在喪次傳曰闕門及牆外雜人聚聲危衛嚴實事言于
兵曹○弘文館副提學宋應洵直提學全大來典翰崔有康嚴教李志
完副校理閔德男奇協副修撰任章正字陸大欽等上劉曰遭此周極
之痛為臣子者所當違違奔走供役之不暇而 襲其末之寵繼夕上
食之闕行見者莫不痛心憲府以執法之官初不論列及聞公議重違
之後猶不動念只請推能以為棄責之地物情憤憤請大司憲朴永宗
掌令李慶樞南復主持平昔謹中申光立並命進差答曰該官怠慢至
於此極予實痛焉憲府既請推能則不可謂不為請罪若因此遽之則
臺官體貌似輕故未時從之大司憲朴永宗等因此避嫌請速議院啟
請盡速時崔右源欲逐永慶○黨記言該官不謹由憲府不容違章劾
之○以柳自新為文陽府院君崔天健為大司憲柳永謹朴健之掌令
宋碩朴鄭廣成為持平朴提鄭廣成皆 三烟屬而提則愚為無狀尤
為人所談棄至是吏曹判書成泳欲編述主意首薦用而捷以副擬得
拜朝野失望○李爾弘文館副提學宋應洵等二劄曰進說 大妃冊
封王王妃俱是莫重之禮為禮官者所當據禮請行而禮曹初不議定
至於冊妃一節則載在五禮儀例判書權快以為節目雖殊掩置不
舉其無謂極矣公論之義固其宜也况快之為人素不合本職當此
國恤大禮尤不可一日冒居請快從公論答曰哀痛周極荒迷不次之
中為政非開喪事而耳目之官不可一日曠闕故不得已為之矣但進
說應嚴之禮則似當即行而至於冊妃等禮自有當行之日禮官之
意或由於此也然 上殿嚴嚴未即舉行之失則果有之而公論又如
此可連疊○以鄭昌行為禮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是夜永旨史
官皆直於差備門內○大臣勸進粥子 兩殿○壬戌司憲府啟曰外
猶之禮莫大莫重而以禮無明文只令內侍行事極為未安大臣總護
使 肅嚴都監堂上禮曹判書似當入侍請令禮官議大臣急急定章
從之○禮曹啟曰議于大臣則魏城府院君李山海以為依俗辭並為
入侍先姑當其其他諸大臣皆以為只令內侍行事果為未安但禮文
有 內殿小儀節次外臣勢難入參傳曰總護使 肅嚴都監堂上禮

曹判書並入○大司憲崔天健大司諫李效元副提學宋應洵直提學
金大表典翰崔有源應教李忠完校理黃敬中副校理閔德男奇協修
撰成時憲副修撰任章正字陸大欽等啓曰既有內官入侍則請總護
使提官亦爲人侍答曰 慈殿所御至近何以爲之○三司又啓曰欲
續之禮莫重 慈殿所御雖似不遠內官既爲人侍則大臣都監堂上
並入似當請上 慈殿大臣都監堂上並命入侍親爲執事答曰
于 慈殿 慈殿許之依啓仍傳于政院曰 樺官加蓋臨時入侍事
言○政院啓曰莫重莫大之事只令內官爲之似爲未安請令總護
使 翁殿都監堂上及體官親執爲之傳曰 慈殿則下教內莫
大之事大臣改爲相執至當矣但自內有舉何何以爲之○將力
臣及原任大臣政院王堂兩司長官皆入奉審大憲大臣出惟政院
王堂侍在庭下○申時設大欽奠○酉時成禮○是夜政院史官皆在
差備門內○癸亥 王在廬次○傳曰院相依 祖宗朝故事原任大
臣並爲之○辰時將成服政院王堂入侍中門內 王乃許開中門
律或人侍之禮○傳于政院曰腰經散垂三尺云而何以絞入手司諫
院啓曰伏見五禮儀喪服圖樣經散垂三尺而無乃絞之爲都監不能

光海君日記卷一

五

預先講定成服臨時致動下問極爲未安請都監堂上推考色郎屬罷
職從之○王行成服禮畢後還慶政院王堂皆出次差備門內○
弘文館上劄曰恭惟我 大行大王有專統銘銘大行上當尊號就而
稱大行王所見似爲欠缺請令體官急速議處從之○副提學宋應
洵等奏曰臣等伏在閣門之內目觀該官怠慢不敬之狀有不忘言臣
等以請罪該官之意通于兩司司憲府使請推羅有若憲實者然臣等
不勝痛心竊念本館自前有糾正之例茲欲上劄論列盡出於爲 君
父之喪而無憾於自盡之道也伏見議院處置憲府之辭則以爲憲
論事必因所聞雖有輕重之差殊不見此輕重弗既已彼初勢難在
職云臣等之言實是親見而知者而議院如是輕之是以臣等之言爲
不足信本館體面緣臣等虧損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以延陵
府院君李好問爲告計請諡承襲使以具傳爲副使以李好義爲書
狀官○是夜承旨史官皆退在本院○甲子以柳自新爲領教軍府事
朴弘老爲禮曹判書朴永宗爲同知經筵事左副賓客鄭昌衍爲無同
知成均館事○賓應大臣啓曰 大行大王行狀今當撰出 聖德懿
行之見於燕居者外間不能盡知自前啓請書下且 諱與 字當載

於請謹行狀而 大行王 字無由得知 元子名亦當載於文書請
並書下答曰知道元子名號大臣擇可合字書啓○大妃殿請書傳曰
以 山陵看審事將爲出去云簿命死生朝夕難期 大行大王國體
擇定處余所葬地亦須選擇 遺教亦有之矣○柳永慶上疏辭職不
許○禮曹啓曰 列聖之有專號非一而禮文內只書大行王樺官而
不書專號必有其意須待上諭之日有改書銘旌之禮其時並書專號
爲當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允○吏曹啓曰法典內領教軍府事一
負其小註王妃父初授者亦授云以文勢及事理觀之所謂一負者指
文武官凡人而言也 王妃父鍾兩負並授無妨但者實錄則 明宗
朝尹汝弼爲坡平府院君汝鍾爲領教軍府事齊慶府院君若以此規
處之則柳自新爲領教軍府事文陽府院君金樺男當只爲延興府院
君傳曰議大臣大臣議以爲並出無妨故從之○大司諫李效元等以
被王堂詔斥請適正言李士慶啓請並從從之○乙丑賓應大臣啓曰
大行大王廟號今方議定臣等之輩皆以爲 大行大王有光國裕天
無前之功烈允宜稱祖自古帝王祖功宗德之意蓋以此也今此 廟
號稱之以相似當答曰予意亦如此依啓辭稱祖甚善○傳于廣廳曰

光海君日記卷一

六

今此選終之禮國所當自盡而國儲諸人心怠慢恐或有欠闕諸卿
宜體予意檢飾諸司俾無所憾○又傳曰予以懷德會本儲位忍夏
先父王付托之聖意日夜憂懼罔敢少懈 先王經年遠豫侍疾無狀
竟遭廣天之禍此實由于予不肖罪過甚重之致玉內摧裂哀慟周旋
承 先王之遺教切切大位試觀今日國事惟予寡昧特何以承當乎
環顧憂陽若陷淵谷切願諸大臣宜知此意盡言無諱竭誠輔共濟
艱難○以朴而章爲大司諫朴輝叙爲司諫朴純爲掌令尹孝先爲獻
納任章爲正言○丙寅總護使許項觀象監提調金樺男禮曹判書朴
弘老啓曰臣等奉朴尚義及地理學道直書 健元殿內第一圖第二
圖第四圖與右邊第五圖則第四圖玄道短促且水破不可用第二圖
第一圖玄山作主而爲主坐內向玄金土大相克今年爲年克方書云無
形大道皆合格局之意前已書啟但此是壬山今年爲年克方書云無
家使則不忘故無家長之家不爲拘忌而用之 大行大王無家使當
用不忌云方書所謂家長之說不得分明解見而有所未安決難用之
第五圖作主之勢綿連速速陽起作養慶穴豐盈兩傍實明堂故給
所見恰好衛官及各人所論及圖形並高貴除此外無得四處亦爲看

事而或水破不音或不成形據圖形不為開錄臣等不識地理精細徒以術官所見斷定莫大之事實所不敢他大臣中及朝臣中曉解地理者協同更審果言以定何如從之○禮曹啓○國時用刑自初使至二十七日始為之俸庚子○國時例奉行○慶尚道儒生姜鏞等上疏曰臣等伏見鄭仁弘之既言舉儒忌心則慮患而析水慶一則曰損憾不少二則曰必有所以然臨臨禍胎莫成文雖以先王之明聖不能免日月之見蝕甚矣奸人之同極也臣等聞其事日非仍欲連章冀回天聽而弓劍遺遺舉說莫及此誠臣民之至痛宗社之不幸也仁弘今年七十有三疾病且仍道途風寒映不能堪一朝溘然抱恨泉壤則臣等深恐聖世之累不貲也最可痛者其中李效元金大來輩既以離間一語捏造而式至今日亦不厭禍心伏願殿下幽察仁弘憂國之懇洞燭奸黨欺罔之狀亟發寬宥之命○丁卯司諫院啓曰昔宋高宗之崩也從遺諸廟號世祖尤表言先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羣相繼其稱祖無嫌大上中興雖同先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先武比乃定號高宗我大行大王中興功烈卓冠今古而宋儒既有定論則廟號稱祖恐有後世之議請令大臣博考

光海君日記卷一

七

故事商議施行告 計請謹請承襲事雖至重既以正一品差遣使臣則西班職銜極高為未安請令該曹更議施行○領議政朴永履初度呈辭不允批答○政院正堂登請進膳○禮曹啓曰承襲方物有無事諸大臣會議皆以為成廟初年請承襲時有奏文方物此則五禮儀未成書之前至成化十一年五禮儀始為撰進而其中請承襲修議政府請承襲中呈云既用政府申呈則其奏文方物自不敢為之今欲請承襲方物勿為磨鍊宜當傳曰更議○刑曹判書洪汝諱上劄略曰大行王早建儲宮而迄未得准封於天朝頃年華使之來有一相臣首贊呈文之議當事之臣陰忌而顧戶之有此請封之說為搢紳間大戒至於今日承襲之請延稱前例告 計請謹請封三事兼於一介盤纏些少又無方物前日誤事今復如此可勝痛哉請別遣時任大臣隨事周旋以盡在我之遠答曰深嘉憂國之誠當議處○戊辰以金信元為大司憲鄭昌衍為兵曹判書尹讓為掌令閔德男為持平宋瑬拜為文學李尚教為都水官○傳曰見衛武士盡則中殿慶備門外空房入接夜則王子賓廳直宿○禮曹啓曰以洪汝諱判子諱于大臣則皆以為告 計請謹請承襲作為一行以二品使臣兼差送至於受封之

後差見任議政為謝恩使斯乃祖宗朝通行之規今則以一品之人為上使又差二品為副且慮或有周旋之事俱選一時文翰之派並出於重其事也今若差遣告 計請謹行之行請承襲別作一行必以見任議政充使例則有所拘碍但當遵依祖宗朝故事無差一行恐非苟簡至於盤纏人情之物當初恭請將數千兩昨因下教奉給太師二百兩共該五百餘兩用之不惠不足臣等之慮今日舉措不可與祖宗朝故事有異敢啟傳曰知道制辭不可不審奏○告 計使李好問具儀啓曰請封是今日莫重莫大之事朝議用五禮儀請封議政府申之文以為只用府申則方物無可據之例欲不用方物臣等屢言子當事之臣曰自前請封不用方物則已實錄中前例有為奏用方物之時則使臣雖以申呈事體言之彼置深信當為大事之一大阻碍昨日聞大臣會議寬宥而又從政府申之例不用方物云臣等不得不妄行濫擾前後請封雖是一事有循常變常之不同不可以一例為之有一先朝威晚之人言中廟請封時事曰用王大妃奏本者臣等不敢違信其言而發之即見金叔權所為稱官雜記所錄中廟請封凡三遭往來始蒙准可而果用王大妃奏本云既用奏本則其用方

光海君日記卷一

八

物無疑其一款應書以啟達今有司商議據例施行臣等伏聞告 計請謹表奏中未詳可安何實時未議定極高未安臣等曾見 列聖傳寶自在東宮時凡一書行用之寶皆嚴之太廟今若考見 宗廟錄則權署國事之有寶與否立可見矣如用權署之寶則錄實非一日可成如不用權署之寶則當用何寶此亦不可不慮考而亟處者也臣等道膺重命其應事宜深致此冒稟傳曰依奏○禮曹議啓先朝權署國事時皆無權署之寶今宜用白文磨鍊 大妃奏文則改造朝鮮國王妃之印安下何如從之○禮曹啓曰政府申呈而實進方物實為無據若用王大妃奏本則方物自在其中事勢頗便或有意外難處難辭平辦政府申呈並為磨鍊以遲何如從之○兵曹啓曰考諸實錄則祖宗朝如此時尾衛宮城七日而罷今已十日依前也營之制休養皆宜各有職務者悉令罷去傳曰九西北城外尤甚虛疎使武士加定額數善備門近處則都總府官率武士備官砲手入接層無司諫院啓曰行宮淺薄非平時宮闈之比尾衛之事不可不十分嚴實上兵之官明當惕念營務求善策而兵曹判書盧縵不念尾衛之本

意徒以列主度日為業貴之地許多軍卒暴露十餘日至有落宿開闢者街直之事極為寒心兵曹既不能嚴飭警守反以實錄所載為證遂請罷衛其不職甚矣判書盧經請命罷職主兵之長不可一刻作爾今日內其代差出使使任煩於實天問極之日該官怠忽不救之罪不可不重論而諫院之處置不恤玉堂之公論只以風聞為藉玉堂之待罪出於不得已也直提學金大來不以君父之喪為重惟以營護私黨為意托病假出似有掩軀之狀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况其為人兇險邪惡不合本職請罷職不叙答曰兵判趙基金大來事允○司憲府啓曰都承旨柳夢寅為人昏劣處事顛妄當此國恤事繁之日銀臺之長決非所堪請差大行大王父在違誤之中經年侍奉未見效臣子問迫之情宜無所不用其極宋錫慶等欲請罪首賢出聖君之誠而金大來諂附黨議不有君父乃敢解辭擯捏其兇極必學去而後已其用心無狀極矣尚擬華秋把扼朝論物情莫不痛憤直提學金大來請命削職之門外答曰允金大來罷職再奪允○已巳司諫院啓曰 應教 山陵事請旨直下賓廳而居候古之任者職不致棄矣頃日 應教 山陵事請旨直下賓廳而居候古之任者職不致棄矣頃日

意而亦失於待事體之道也予不忍為焉○李輔性本庸鄙如柳水慶辭去故道諫請罪以補仁弘之實有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隨切參獻舊欲救濟不遑斧鉞而言聞者笑之○庚午秋文館啓曰臣等謹按記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大行大王功烈卓冠古今稱祖固矣但歷代中興之君皆稱宗陵道復興則有中宗高宗之稱讓之烈烈皇帝晉之中宗元皇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亦有中興之功而皆不稱祖至於東漢光武無世祖而宋臣尤表以為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京相繼其稱祖無嫌云臣等之意諫官所論無所見敢傳曰知道○大司憲金信元掌令尹讓持平閔德男駁納尹孝先正言李士慶任章合啓領議政柳水慶本以兇險之人濫據台鼎內結宮禁外植私黨擅弄權柄壅蔽聖聰排斥異己杜塞言路勢焰燿燿天道路以目患失之心久而益甚光謀秘計無所不至包藏禍心無君夏國之罪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尚居具瞻之位未舉討惡之典眾怒日激公論難遏請亟命前事官爵門外黜逐元兇作惡無所不至者不有回邪樂禍之徒為之羽翼則其勢亦何能滋蔓難圖至於此極也金大來李惟弘李效元成俊等或為腹心或為爪牙晝夜聚會有同鬼域洪遼宋聘聽其指

遂遭 天崩之禍奔詣闕庭與於諸臣會哭之後攀龍周極之中竊見
未盡者非止一二禮官之類諸司之怠慢王堂論之而亦其
節目之少者耳以臣子大段未安者言之則當 君父當天之日為大
臣者所當身率百僚咸造大庭以待奉哀之時而一哭之後諸條輒散
皆通多所至於大臣則會坐廳上設屏席毛馴酢傳之出入晏然如
平日此是 殿下親履其地之時而為臣僚者乃敢如是此雖出於未
及致思之故而大臣如此他尚何貴其所未安又有大於此者 廢殿
之徽號未建 內殿之冊封未及而國舅之封反在其先先後之序不
修於諸乎凡若此者實由於在朝之臣不能瞭解禮文之致也 殿下
累下至教維發自盡於親喪而有臣如此其何以保其無一失典得以
無憾於重之禮也禮義由昭者出而近來朝廷之上不知儒道之可
事惟恐貶斥之不暇死者受誣於皇上生者見遺於草野舉世賢實不
知禮法之為何物矣 君父之喪亦未免有謬矣難錯之事可勝嘆哉
昔厚文公欲盡受禮使然友問孟子於鄰國今知禮如鄰聖者雖不可
得而一時有儒名知禮經者亦不無其人若不拘於官爵之高下有無
而考禮廢案以禮致之使之商議禮制則既性之失雖已無及而前頭

光海君覽

十一

之所當行者多今有悔則其於 殿下必誠必信之意庶有所補而恐
亦不但為今日之喪制之無缺而已也抑帝王之孝不但專在喪制情
文之間而當以 祖宗生靈為重思有以不孤 先王付托之意而其
要則莫先於嚴宮禁以杜實錄使倖之門絕私祿以祛懷小媚悅之風
廣開言路以求逆耳之忠肅清朝廷以正好惡之公如斯而已嗚呼我
殿下新服厥命舉國拭目行見清明之化而鉅書注擬乃以威里為先
一紙政革涉於戚里者至於三人人臣輔導新主之意恐不如是也無
乃欲以朝暮間數十年積習之習探試 殿下以為獻諫之計者耶其
所以待 殿下者吁亦薄矣一自此政之後有諫寒心以為朝臣逢迎
永望之樂必將自此而始矣臣竊恥之鄭昌衍之辭病不吐其微意可
見以此士論多之如昌衍父子固可收用至如朴捷之未滿人望者亦
為新政第一清顯之除此又可駭之甚者也臣之此言亦非謂以威里
之故盡廢人材顧於拭目新化之日不宜以是為之先也近日依阿成
風以言為諱此弊已痼其於如此等事為三司者非惟不敢言亦不知
所當言當 殿下銳意新政之日而導之以至公無私做戒清明之化
恐不可有望於此輩也言路之杜塞至於此今日之所當先者莫切

於言路之開則雖有狂妄之言亦可優容不當加之罪使為言者之
戒也今者鄭仁弘之被罪實由於封章之故言雖過中要亦以言獲罪
者也況仁弘以儒為名年又七十今若流寬萬里僥倖道路則殊非聖
世之美事也仁弘賦性偏狹其所與者率多浮薄之輩輕信性與交構
之言曹斥臣師成彈至比秀吉其言之性妄固不暇數也臣於仁弘素
不相容國人所共知者而今此云非所以謹仁弘實為國家言路而
憂之也與仁弘同被罪者亦未有形迹之著露者則亦恐為後日之弊
也仁弘被罪之初臣曾欲陳達於 大行大王既已具而後上達故
敢以欲達之 大行大王者為 殿下並及焉伏願 殿下念之慮近
來人心已離國事已去 宗社之危如一髮而及至今日舉世想望莫
不翹足以待一號令一舉措之間天命人心之去就於是為決伏願
殿下奮然有大為為之志以臣向所謂嚴宮禁絕私祿清朝廷開言路
四者深加念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宋臣王素對仁宗執可滿相
之問曰惟宦官官要不知名者可充其選今日 殿下之所當慎者尤
在於用人一事此臣區區之誠所以重有望於新政者也○以金信元
為兵曹判書鄭協為司憲府大司憲○正言任章等皆請色水旨罷職

光海君覽

十二

同泰承旨推考內官閔希審派竄新營謹考大典致軍府領事一會註
曰王妃父初授職者亦授云云與府院君既為領事則文陽府院君之
為判事此政體之當然者也該曹徒以文陽降授為未安而不知領事
丞設之為不當其責亂官制不遵法典之失不可不治請查曹堂上郎
福並命推考依法典更為施行答曰承旨並推考閔希審已論不允吏
曹堂上郎福推考更議第○堂公朴捷答曰今見成典判官李貴之
既有第一清顯之除此實公論也第外戚一狀臣實不知何故而云云
新政第一清顯之除此實公論也第外戚一狀臣實不知何故而云云
也貴以呈疏陷人為已任構臣以成晚不可苟冒請罷臣職時平鄭廣
成啟曰伏見成典判官李貴之既其言甚足為為明時之藥石臣何敢
一日冒居現完山君李軸歷數抑永慶積年之罪斥臺諫以不言自曾
叨諫職又亦論思之地而隨行緘口未獲一言請命通序答曰李貴言
雖狂直固當嘉納以開言路但爾自 先朝已經臺侍安心勿辭退待
○辛未傳曰諫官所論實是儒者好意但老莫大於顯親 大行王有
光國格天之大功則稱以祖號固無不可宜熟議以定○以大妃廢
諱者略略字下賓應曰第五國不下於第二國少無欠缺須得一國雙

境之處定之傳曰第二國乃 大行大王擇定者 聖意有在第五國
先王所不知之地而 慈教如此事係重大乎亦不知所為其詳讓以
啓李恒福議 慈仁之表衛官亦以第五國為吉 大行王欲卜深遠
之地故用第二國今聞有家長之忌此則當問於相士奇自獻議嘗聞
青島經乃地理之祖而有最近祖墳及兇孫之言必攻破此論然後
乃可用 傳元陵所得之處也尹承熙李山海李元翼沈春壽許項韓
應寅等皆以為不解地理或云未見形勢難以臆斷只在上述答曰予
亦何知卿等與術官議定(副提李宋應洵等上劄)掌令朴提以咸
興判官李貴之疏揭臣姓名未滿人望者亦為清顯之除持平鄭廣成
以李貴之疏有曰汝於戚里者三人且被關者推考掌令尹提持平閔
德男以李軸李貴疏中顯被譏貶納尹孝先上言任章額被李軸李
貴之譏貶正言李士慶以李貴之疏顯被譏斥并引嫌而退出上堂諫
已有年矣則非今日始通顯路已經大赦應在藩幕之中非方在特推
之以前雖未及論列大論既被公議得行一政三人雖有未安之跡人
器既稱有何可論俱無可避之嫌請掌令朴提持平鄭廣成掌令尹讓
持平閔德男獻納尹孝先正言任章李士慶並出仕從之(司諫院啓
光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在於倚廬至近地鐵椎環刀裹以空石多數人之肘腋之憂迫在朝夕
請斷以大義流之絕島以圖 宗社之安以為保全之道答三司曰予
兄豈有如此之理乎見答辭不勝悶泣不幸致有此公議當問於大
臣以處之(傳)曰家國不幸致有此公議同氣之間問知所為徒自傷
哭而已 先王遺教丁寧在耳予不忍負也願諸大臣商議善處務為
保全之計不勝幸甚(李山海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沈春壽許項韓
應寅啓)曰流之絕島此乃保全之至意斯速處置宜當答曰絕島之派
不為焉但待同氣不可不厚而已為出去武將一宜擇差領率武士
砲手軍士選于其家四面嚴守禁其出入之人以防意外之事(兩司
啓)曰武將高君伯朴名賢陰著異者請急遣全因答曰(傳)予兵曹
曰後苑只軍士入直似為虛疎堂上武將軍率武士砲手自今日入直
應衛而都摠府郎廳領率差備門宿衛武士若干人倚廬西牆外應衛
郎廳巡檢時適望見而覺察令武士急追尋今方入置於門外備邊
司定將梅衛矣傳曰知道已言于三司矣臨海時在倚廬王命出夫故
也(兵曹啓)曰臨海君肆今方擁置千備邊司其家亦當依傳教國立
而無見在之軍令右邊捕盜大將將應星率其所屬軍且給砲手若
千名使之嚴守禁其出入之人何如傳曰允(掌令尹讓持平閔德男
獻納)尹孝先正言李士慶任章啓曰臨海君肆事發之後暫時遲延或
犯寒夜則憂且不利請勿留難斷以大義以存 宗社大計(弘文館
再上劄)曰臣等伏聞自上不忍流竄又聞已為出去云臣等慮有意外
之變不勝悶迫乞以 宗社為念亟命流之絕島以防奸謀答三司曰
予意已論決不可從但如是啓之姑為擇其城外可合之家置置臣下
教嚴守可也(掌令尹讓持平閔德男獻納)尹孝先正言李士慶任章
啓曰臨海君肆雖已出置城門之外無賴男獻納尹孝先上言李士慶任章
之絕島(弘文館亦上劄)請從兩司之論答曰逆狀未著從容處之未
為不可而且某處置置唯在嚴守而已安論絕島與門外乎但如是啓
之限端緒現出問姑為勉從(安置律于珍島)(政院啓)曰臨海君肆
孫為定配事允下矣請令兵曹判定武將武士押去從之(政院啓)曰
臨海君肆方置於備邊司而聞有病云令醫官看病救療何如傳曰不
難看病使之安心(以完平府院君李元翼為領議政加希書為右副

永旨金尚書為副承旨○戊申禮曹啓請以臨海君絕為配事
告于 頒發 王議于諸大臣咸以為宜從之○司諫院啓曰持平鄭
廣成以名在時推之中豈可仍舊掌令朴從之以李貴論事直前不避臣
諍欲期期意盡決不可得掌令尹曠持平閔德男鄭納尹孝先正言任
章以俱被李軸之譏斥不可倥然處置並引德男則大憲洪恩咸與
蔭則入啓典否有不礙論不滿一試已極罷黜則引進至再在所難已
既中此序無事可據而王堂處置昭然足證神掌令尹曠持平閔德男
鄭廣成鄭納尹孝先正言任章並命出仕掌令朴從連差谷曰依啓○
掌令尹曠獻納尹孝先持平鄭廣成閔德男正言李士慶任章令司啓
請柳永慶李致元李惟弘成俊者前點洪漢宋韓前職答曰柳永慶已
述不似前點李致元等允辭等並不允○弘文館劄論柳永慶等答
曰可從之事則不從乎已為速免不須前點○持平鄭廣成正言李士
慶等亦請問希察派寶永吉李德溫罷職答曰問希察罷職李德溫允
○傳曰臨海配所下去時中路及配所另加護送支供諸事亦可察為
俾無缺乏之事下書于所經各道監司○義禁府格曰臨海改定配事
議于大臣則李山海議既云絕島則定配珍島未為不可但固其防守

光海君記卷一

十五

俾絕民事嚴其津渡以鎮國疑似為宜當領中樞府事李德馨駐城府
院君李恒福議既云絕島則番相亦絕島無開達近仍念律特亂放縱
既聞之執矣謂之異謀則始未得其詳故之不慮已嚴公議矣思所以
安今令中私恩情水士露露震憾驚憂上之臣不謹謹樂解悔無所
及使 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痛則豈非有司之罪乎今計獨有
置之官家近地地其伴從母為民告嚴其津渡以鎮國提其機免
致因之得矣行判中樞尹承勳行知中樞沈善壽右議政韓應實議正
當創鉅之日有此不幸之變事關 宗社不得不先為大義凡在下情
亦不忍言但一到配所之後若任其出入自在不免有違犯邦憲之事
則殊非 聖上友愛之至國所以終始保全之本意也今日事例似當
以安置為名而另加嚴密之防俾無意外之患行判中樞奇有獻議既
已定配則似不必更有名也今宜嚴其津渡以鎮國人之疑厚其恤實
使無困乏之患遂其衣服妻妾使之相俾為生恐為宜當左議政許瑬
議雖配絕島若不滿之所任其出入則必有難處之悔宜擇官家傍近
地而處之今本官擬其防禁俾不得交通外人望其康食使不至困乏
以為宜當領議政李元翼病不收議大臣之議如此上裁施行何如俾

曰依議施行義禁府曰得詳略不同自下未如從其議施行今當
行會于押去教事最要傳曰依議施行而但妻妾之選則未知前例似
難輕易施行矣○以斯光緒為大司憲李必榮為掌令○海平府院君
尹振事上判曰臣伏聞臺官李慶榮等於成服日呈文禮曹其末引臣
名曰海平府院君尹振壽在堂下時遭 仁聖王后後見逾本職亦無
職名而與官同服者表云臣等請依海平府院君時例施行云臣立
朝長久 文定王后及 明宗大王之喪以吏曹判官及從臣成服未
嘗以庶官作服而成服至於 仁順王后之喪臣以慶尚監司 仁聖
王后之喪臣以京畿監司而成服所謂無職名而與官同服云者實
出於傳聞之謬而禮曹不復問臣以小臣為開例臣實未安焉伏望下
臣言于禮曹便知其失而不復更創謬例何如傳曰先省御制其意
卿當體處○領議政李元翼辭職上判答曰省劉具悉卿勉卿具奏
卿對相慶重民加難豈不賢於夢卜哉况卿公忠清直赤心憂國今日
首換之任非卿不可雖有疾病自當調理行公卿宜安心勿辭勉卿具
奏○癸酉兩司啓請柳永慶前奉官爵門外點進洪漢宋韓等前奉官
爵答曰不允○光海君記卷一

光海君記卷一

十六

希察派寶鄭仁弘以曾獲門人身居林下氣節自許 大行大王待以
優禮屢下徵召之命其嘉獎寵擢之意至矣重矣頃者一疏言雖過激
實出於愛君憂國之至誠而竟為權奸所誣陷至被寬逐之禍此國入
之所共憤道路之所共悲也至如李慶全李爾瞻等初無可據之迹而
構成指獲之罪以仁弘為一大害並其所常怨者擠而納之不測之地
太人陷人之計至此而慘矣請鄭仁弘李慶全李爾瞻等並命疏放仍
復官爵以快憤鬱之興情臨海君律之流於珍島道里遼遠意外之虞
難保其必無稍移置於畿甸絕島中令其本邑高其牆垣嚴其守直俾
不與外人相接答曰問希察已為罷職不必流寬鄭仁弘等 先王命
寬未父子何敢違違其旨輕易放釋乎臨海事徐當費落○司憲府啓
請兩希察派寶各曰問希察乃 先朝近侍之宦而也 聖之功臣則
已為罷職足聽其惡派寶過矣不允○按先是臨海淫暴橫恣柳永慶
專權病國鄭仁弘以上疏論永慶被寬人皆憤慨至是 大行昇遐鐘
十餘日未聞慶論以大逆陷臨海而點永慶後仁弘教如革命慶置朝
野反愛痛罵○傳于政院曰諫院所啓臨海事言于大臣議答○領議
政李元翼啓曰昨以處鞠可否收議而臣病未肅拜今敢追述愚見考